

皆天機所運變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為寂怒呼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昔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慮累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與當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檮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蒼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莫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是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

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比有冥海者天池也右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鯀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

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棘之言鯀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章之事始於古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

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非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比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垂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譬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

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音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側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

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矜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

能無已則避功逸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時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道遠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為危人雖不治危尸祝不越捧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夫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為出於無為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沈芒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次舉危人尸祝各安所司為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道遠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

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述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技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道遠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為而功大燿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為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為之道既行則有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古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

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手無為也後舉危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志天下則實聚而名派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技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危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為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

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

之深薄耶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使倖富貴者哉為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儵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是為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己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藝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為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虛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斯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麻蕪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境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

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與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

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而不信也
吳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

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

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為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善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

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為狂而不信豈止一有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猶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聲替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有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形形者虛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糝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糝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髻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遠達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二十一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為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瞽瞍瞽瞍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瞽瞍王倪被衣而不為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庸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為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涇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

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儕註自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為心豁然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二十一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虛齋口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瞽瞍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於此揣摩蓋謂世人局於所見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為而心不離道能及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道遠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纏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為理勝范講義兼

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為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為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彼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為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及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宵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宥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

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賜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呼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閒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入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教者東西跳果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為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為喻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泝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

馬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為問夫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狴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鰲牛至大不能執鼠道運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及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道逸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割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為萬物鑑也

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為瓢則分而為二瓢落無所容以為無用而捨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耳遂自以為不可復而弗悟其為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遙任其無為猶因大瓠之形處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真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樗為問擁腫卷曲眾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引狸狴鰲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樽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為本也何有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真之於虛無廣莫之地任其逍遙無為不天不害此神人以為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鬼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秋之為物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瓢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為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狴小而有用不免於禍鰲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樽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招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使捨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再釋無用理往以輕脫中機繫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情適適貴其飛翔自適結以執樗以無情適適要在不夭不捨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為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繫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能必也觀夫鴛鴦之陳朱陳脆腹之散未散可見矣况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聲譽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掇擊暴殄之何斯秣之不幸邪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割為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為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

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悲死於機辟繫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借故因其間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逍遙遊篇敦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義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柏秀不揆荒蕪驟陳管見復於篇末為之純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遠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須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鯀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闊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特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券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鯀鵬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未舉大猷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建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鳴者叱者吸者呌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